

在当代名人中,爱古体诗词者,不少,写古体诗词者,也不少;而将全部力气用在写古体诗词上,并且成绩斐然者,就比较罕见了。我喜爱古体诗词,却从来不敢问津,因为,诗讲韵辙,诗讲平仄,这也许用功,能够八九不离十;可诗讲用典,诗讲意境,那就不是努力能够达到的了。所以,我羡慕将古体诗词写得很好的朋友,讨厌那些玩弄古体诗词的附庸风雅者。后者的诗篇经常在报纸、杂志上看到,除了数学合格以外,五言肯定五字一句,七绝肯定二十八字,其他,味同嚼蜡,实在不敢恭维。

古体诗词很难写好的,鲁迅先生早就说得再明白不过,诗都被唐朝人写完了,写尽了。这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,都感叹到诗被前人写绝而难以下笔,那么,作为后人的我们,想写出超越前代水平的作品,当然是休想突破的了。近人钱钟书

## 读诗闲话

李国文

先生,是专门研究宋诗的权威,他在《宋诗选注》的序言里,表达过同样的意思:“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,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,就要发愁,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,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。紧跟着伟大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。”

这一番为宋人设想的精彩论述,也是所有想在文学领域中出人头地者,必然碰到的难题。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,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,我们可以从前辈的创造中学习许多有用的东西,但是,大树底下不长草,这句话也告诉我们,想在夺走阳光的大树下面成长起来,那是不可能的。即使勉强存活下来,

也是愤无生气的。所以钱钟书先生说:“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,也是宋人的大不幸。”

我在想,宋朝诗人看唐朝诗人,肯定有仰望珠穆朗玛峰的感觉。而到了当代,到了当下这一代写古体诗词的文人,拿起笔来的时候,如果说唐诗为第一高峰珠穆朗玛,宋诗则为第二高峰阿尼玛脚山,明诗则为第三高峰博格达山,清诗则为第四高峰慕士塔格山,经过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直到民国,数以万计的骚人墨客,写出来简直如恒河沙数的诗篇以后,其境其意,其神其形,其辞其彩,其精其华,都被发掘殆尽,还能剩下多少未开垦的土地留给后人耕耘呢?



要从像中写出不像来,在借鉴前人时而不落窠臼,在古为今用中而自成一格,在学习大师时而不受束缚,在法古创新中而有所拓展,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探寻的方向了。

无论古今文人,若无杜甫的“读书破万卷”,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磨砺精神,若无贾岛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的“推敲”精神,若无卢延让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的追求精神,若无郑板桥的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的创造精神,诗也许不难写,只要五言每句五个字,七绝每句七个字,不犯小学一年级的数学错误,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,而且合辙押韵,谁也不敢说那不是诗。但是,想写出引起共鸣,产生激动,启发联想,余韵犹存的好诗,就很难得了。而要从像中写出不像,更取决于自身的积累,这积累,不光是读多少书,行多少路,更在于这些书,看多少路,使你站得多高,看得多远。清人朱庭珍,这位光绪年间的诗评家,在所著篇幅不长的《筱园诗话》中说过:“作史者,以才、学、识为三长,缺一不可。诗家亦然。三者并重,而识为先。”这位著者和这部诗话,虽名不见经传,但此说却十分肯要。史和诗,在文体上虽然存在着巨大差异,但其精神追求,价值取向,写作宗旨,表现手段,其实有很大的相通和相同之处。鲁迅先生就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比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,那才是永远高山仰止的榜样。

写几首诗,怡情悦性,快乐自己,当然无可厚非,一定变成铅字,一定要让人酸得倒牙,那就大可不必要了。

近见报上有文言及沪上弄堂的确切定名,“愚谷邨”还是“愚谷村”?这倒提了个醒,其实事涉一大批上海地名该如何准确定义。

笔者居处早先也叫“邨”,“文革”前弄堂口两侧门柱顶端分立两块瓷片,白底上写有两个黑墨隶书体的“邨”名,风雅而醒目。后来不知怎么毁弃了,一般人便只识阿拉伯数字弄堂号,邨名早丢脑后去。前几年忽又想起恢复老名,挂了两块大木牌,请人再书两个斗大行书旧名,只不过“邨”字变作“村”了。

人们大都以为,“邨”、“村”通解,或因繁、简体的

从前那位戏话连篇的周天籟先生(1906-1983)写的《甜甜》《小老虎》,真的印行新版了,乐得我雀跃称快!

去岁春间,与陈丰君在陆家嘴闲聊文艺家笔下之城市风情。陈君知道我青睐民国漫画家笔下的形象,而刻下脑海蹦出的作家周天籟塑造的“甜甜”“小老虎”,不过那是文学形象,生动极了。我知道陈君对于向海外读书界推荐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家与作品,很是熟稔,她说周氏的写作风格,很难轻易地归属某种流派谱系,可在文学追求和经验的自我表现上独具特色。1935年前后是他创作的鼎盛期,采用纯粹的孩童视角口吻,以绘声绘色的笔调蕴藉对世相人情的熟谙,由童情稚气而折射形形色色市井人物,生现了街头弄堂、石库门、亭子间的生存炎凉、时弊百态、心智欲望、酱醋油盐、拌嘴欢爱,这种触手可及的真情实感的描写,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发现和姿态。

言犹未尽,我建议重印其作《甜甜》《小老虎》,陈君让我把书稿给她看看,并添了一句:这是钩沉发掘被遗忘的作品。非也!我几乎跳起来,岂有此类本事?《甜甜》1935年初版三千售卖一空,一月后再印五千,当年广告称印行六版;《小老虎》甫一问世连印四版,那时的读者,现在算来八九十岁的还有不少。虽说有近三十年“断层”现象,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史或全集,常有增订文本。“销声匿迹”也为阶段性的,该留下的总会留下。可不是么,与其酸酸刻薄,不如天真活泼。周天籟号召学“甜甜”,这正教育了我。曾见朴实的研究者,或许他们太熟悉民国人事,若是脆黄霉烂报刊中的“料”也见惯了,大都实在地回忆或评论,而我开口“鲜为人知”、闭口“佚文失收”之套话,再兜揽些别人皆知的“遗事逸闻”,甚至兴奋地自诩出土兵马俑似的头功。实在羞惭,这等大业横算算亦轮不到我来充好佬,至多只是个关注者而已。

持续好多年,周围人们都在议论教育问题。虽然小沈阳前些年已在电视上宣告“不差钱”,但仿佛惯性使然。记得范用老人回忆童年看小人书,最使他入迷的是《甜甜》,耄耋之年,还想再读。我觉察他的《我爱穆源》与《甜甜》,具有异曲同工之味,都是找回童心稚气之书。他与我谈起报上说学生功课负担太重,唉声叹气:“我看了晚上都睡不着觉。”我想,从前甜甜没尝过这根“紧箍咒”味儿,总是“心中说不尽的欢喜”。我又想到意大利《爱的教育》,与《甜甜》《小老虎》一样写得浅显易懂,趣味盎然。我儿时读得如痴如醉,步入中年后每每重读,仍然感动的是学校、家庭和社會都把教育建立在爱的基础上,绝非唯利是图的“升级指导”。重温夏丐尊先生八十多年前的“比喻”:“教育没有了情爱,就成了无水的池。”当年周天籟写作的源泉和兴奋点,也是源自于将“就是情,就是爱”之水引入“池塘”——甜甜的老师周先生就是实施潜移默化的爱的

情感教育,让学生家长产生心灵共鸣,那正是爱的教育方法之力量。因此,夏丐尊先生“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,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”。我听闻事谈论教育,觉得《甜甜》会有启示。《小老虎》有着传统道理,书中的民国故事,某些类型颇似目下报载现象。有人说,写字楼里像火乘严那样的牺牲者很多,宋会长也常碰得到,如同一个现实版寓言。我以为这两本书的阅读魅力在于戒除贪心。

在荏苒数年的印行委曲中,我感受到一份难得的荣幸,促使我关注。记得一个暑夏天,我再次把这两本书重温一遍,读着读着“心静自然凉”,我不信无机业重印,把这两部复印稿本存于书箱,我等待着。现在终于如愿以偿。

《甜甜》《小老虎》后记(节选)

## 找回我们的童心稚气

沈建中



## 夫暑

王莉

夫暑,在天为热,在地为火,在人脏为心,故暑喜归心。中之,使人啞闷,昏不知人。

——宋·陈言《三因

极一病证方论·卷二·叙中暑论》

暑是夏季主气,性炎热,在五行属火,在五脏与心气相通。暑气炎蒸,超过机体的适应能力,则成暑邪。

暑邪致病,多表现出火热症状,如发热、心烦、面赤等。暑邪伤人还有一些特点:耗气、伤津、易挟湿。《素问·举痛论》:“灵则气泄。”暑邪致腠理开,大汗出,气随汗泄,故伤暑者多津伤气弱,如乏力、汗出、口渴、尿赤等。夏季暑热炎蒸,又阴雨多湿,明清间名医喻昌说:“体中多湿之人,最易中暑,两相感召故也。”中暑者常见身重倦怠、身热不扬、胸闷呕恶、大便溏泄、纳呆苔腻等暑湿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暑天也有伤于寒者,明代医学家张景岳称之为“阴暑”,不可与伤暑相混淆。

暑与心五行中同属火,暑邪易伤心,中暑每见心慌气短,甚则神昏脉绝。防暑须重养心。心主神明,又主血脉。夏季血脉畅通,热情高涨,神、形皆处于张扬奔放的状态。一方面要顺应这种阳气鼓动于外的趋势,另一方面不可外泄过度,宜宁心敛气,悠然消暑。



中医印象



为事必得其全 (焦墨画) 邵璞

我是南疆军区某边防团特务连工兵排工程机械操作手。当兵16年,我每年都有7个月以上时间,在边防一线维护巡逻路。巡逻路维护是一件苦差使,与妻儿分居两地不说,常常单人单车作业,泥石流、塌方、山洪、狼群等危险时时伴随着我。夜深人静时,每当回想起那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都感到特别害怕。

那是2009年7月,科加尔特边防连巡逻路被洪水冲开一道缺口,十几名乘车巡逻的官兵被困。我受命驾驶挖掘机前去救援。路过一条足有1.5米深的冰河时,原本不该强行涉水过河,可如果再发生次生塌方,战友们会更危险!我心一横猛踩油门,挖掘机掀起滚滚巨浪。

“到了,快到了!”正当我庆幸安全时,挖掘机却在离岸3米远处“哑声”,怎么也发动不着。这时,上游传来轰隆隆的巨响,糟了!新一轮洪水即将袭来,我

手脚并用刚爬到岸边,浑浊的雪水就呼啸而至,几分钟就把挖掘机淹得只露出车顶,挖掘机也慢慢朝下游移动。好险!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。傍晚7时,天气突变洪水消退,我在下游40多米处捣鼓好挖掘机重新上路。被困战友听到我遇险的事情后,把我抱在怀里泣不成声。

2011年6月的一天,我驾驶装载机为库尔干边防连官兵清理巡逻路上的塌方土壤。快中午时,我觉得有点困。边防的天气还有点凉,我将装载机熄火门窗关严实,趴在方向盘上打盹。不知睡了多久,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扒拉我的车门和挡风玻璃。战友们早就告诉我,这个峡谷里狼群较多。我一激灵,猛地睁眼一看,“天啊!”七八头狼站在装载机

上。一头狼吐着血红大舌头用前

爪拍打挡风玻璃,一头狼坐在左侧门边扒拉我的车门,其他的狼在周围对我“虎视眈眈”。

怎么办?我吓得愣了神!好在玻璃结实,任凭狼怎么使劲也没什么损伤。几秒钟后,我轻轻转动钥匙联通电路,猛地按响喇叭。“嗷”的一声,狼群受惊,从装载机上纵身跃下朝山顶跑去。头狼跑到半山腰,回头朝我看了十几秒,才悻悻离去。

2013年9月,我在海拔4500多米的穷铁列克达坂修路。返回时天空乌云密布,巨大的雨点铺天盖地砸来,山上碎石不时滚落。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履带式挖掘机往回返。一块滚落的巨石横在路中央。左边是百米多高的山崖,右边是陡峭的山壁。右边狭窄,左边剩下不到3米宽。挖掘机的挖斗挪不动巨石。强行

## 与死神擦肩而过

李杰

从左边走过太冒险了,弄不好会车毁人亡。助手小黄劝我等天晴把石头推开后再开车。我明白,这雨水冲蚀力大得惊人,说不定这块地方很快就会消失!

国家财产不能损失!我下车在山崖边垫上几挖斗沙石,朝心里吐了口唾沫,紧紧抓住方向盘缓缓前进,路基边的沙土“簌簌”直往下掉。刚通过一半,挖掘机就缓缓向左侧倾斜,指挥调整的小黄吓得“哇哇”大哭。说时迟那时快,我迅速将挖斗撑在左侧路基下,走一步调整一个位置,慢慢地把车开了过来。我们刚走到达坂底下,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刚才停车的地方塌方了……

边防修路的日子,虽说有苦累,有寂寞,有惊险,但我却把这些当作生命中的宝贵财富。

在阿克苏军分区通信站,有这样一名卫星技师,明请看本栏。

## “邨”非“村”

沈坚

关系,去年笔者写《沪上弄堂的那些老名》时也未多加在意,看来恐有误判。

上海弄堂,上世纪二十年代营建的老式里弄,往往称“里”、“坊”,三十年代出现新式里弄后,叫“邨”、“新邨”的多了起来。尽管“邨”、“村”功能相近,皆为人群集中居住的群落,但在性质上还是有别的,此“邨”非彼“村”。现在确信,“邨”是特

指城区中的社区,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乡村的“村”。即使从汉字构造来说,“邨”字由两部分组成,右耳朵即“城邑”、“都邑”的“邑”,左半部的“屯”,乃人群驻屯、居栖之地。“屯”“邑”合一,城内的人群驻屯之所,不就是“邨”吗?

由此可见,上海市区大小弄堂凡具“邨”或“新邨”名儿的,皆该称“邨”,不用“村”字。就连五十年代往后兴建的一批住宅群,实际上也不该像习惯上那样通称“新村”,而应叫“新邨”。

我爱夏天的林荫路。

当人们步行在骄阳照射的火网下,远远望见前面出现一道翠绿色长廊,心里顿时预感到几分凉意,不觉加快了步伐。跨进云廊深处,阳光像雨丝被绿伞隔住,树隙间不时传来丝丝微风,人在下面,真像潺潺小溪中的游鱼,感到清凉舒适极了。

每次来这里散步,看到两旁成行的树,总是心想,它们经受了多少炎阳风霜的锻炼,才终于构成枝叶盖覆的绿荫,在夏天把凉意无私地献给行人,可是寒来暑往,无数路过这里的行人,有谁会感念它们的辛劳?

因此,联想到自己,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,我走过多少回大片人情盖覆的林荫路啊!我对这些深情厚谊究竟作出了几许感激和报答的反应呢?而事实证明,生命之树常绿的秘诀在于自我奉献,付出越多,生命才能更充实旺盛。别以为无节制的索取是特权,这只能加速生命力的萎缩干枯。在生活中,取和予应该是平衡相等的,正如一位西方作家写信给他借钱的的朋友所说:“这笔款子,请你将来如数还那个和你有同样急需的人。要不是这样,你将像吸收大量水分却长不出半茎青草的沙漠,成为永远和人类绝缘的戈壁荒滩。”

我爱在夏天的林荫路上散步,因为它常常给我启示:生命的真谛是在奉献中求发展,应当争取多做点什么。

## 林荫路

曹乾石



夜光杯

## 十日谈

守卫边防线